



真誥卷之十一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訂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腴也履之者

萬萬知之者無一

保命君受作此言按受此應在乙丑年六月巳前甲

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端也其地肥良故曰膏腴水至則浮故曰地腴歷世遊踐莫

有知其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為句容

處者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即得

凡此後紫書大字者並茅

三君傳所記也傳既以寶秘見之者稀今謹抄取說山事共相證顯按山形宛曲東西迥迴故曰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屬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為縣故其里不復存昔時應在述墟左右耳今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六十里

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此蓋

呼秣陵之金陵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即謂今赤山湖也從江水直對望山東西左右正

自如也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

岫長連古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闕

清虛之東窻林屋之隔沓衆洞相通陰路所

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真洞仙館也此論洞天中諸

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位在太湖苞山下龍威丈人所入得靈寶五符處也清

虛是王屋洞天名言華山形似已故以句曲

陽與比並相貫通也

為名焉今登中茅玄嶺前後望諸峰壘盤紆曲轉以大茅為首東行北轉又折西

行北轉又折東北行至大橫反金陵者兵水

不能加災癘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

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

不登正此之福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

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此河圖者舜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句曲山

四十餘卷存此語亦是示長史言相句曲山

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河書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謂也後所稱河圖即前要元篇語雖山壇字異其理猶同此蓋指論金陵地肺一片地能如此耳其餘處未必有所免辟耳金陵古名之為伏龍之地河圖逆察故書記運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之號已二百餘

年矣

尋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為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

猶呼為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

此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吳孫權使人採金屯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

然響會所以歎句曲山秦時名為句金之壇

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

積金山亦因積金為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

為曲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為句曲之

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

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各集山之三

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鵠
 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為大茅君中茅君小茅
 君三山焉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
 異名也三茅山隱漣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
 時人因事而諭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舊
 不爾也今以在南最高者為大茅山中央有三峰連峯鼎立以近後最高者為中茅山近北一峯孤峰上有聚石者為小茅山大茅中茅間名長阿東出通延陵句曲阿西出通句容湖就以為連石積金山馬嶺相帶狀如埭形其中茅小茅間名小阿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馬嶺相連自小茅山後去便有雷平燕口方嶠大橫良常諸山靡迤相屬垂

至破置瀆自大茅南復有葑山竹吳山方山
 從此疊障達于吳興諸山至于羅浮窮於南
 海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之
 金以充武庫逮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
 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為金
 陵之墟名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今大

茅山南猶有數深坑大坎相傳呼之為金井
 當是孫權時所鑿掘也今此山近東諸處碎
 石往往皆有金沙云兵帥仍屯居伏龍今則
 無復有唯小近西有述墟昔乃名木墟今是
 良民迹墟前十數里大茅有吳墟村以號而
 言乃欲相似而復不關金陵長史宅西北近
 長隱小岡下乃時有故破瓦器焦赤土甚多
 疑是人居處既經耕墾基域不復存而了無

井亦恐如長史井堙沒耳又小茅大橫不見採金處大茅金井若是復不應頓如此遠居

疑味二二三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

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

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沾耳水色白都不學

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津潤

液之所漑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

行當相示定錄君受作密令示許侯北邙山

也土色黃黑而肥腴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

所擬金陵地並無土種植及住止鑿井者乃

是無知察亦為真靈愛護不使輕得居焉吾

有傳紀者即是三茅傳也按長史甲子年書

云未見傳紀則受此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

傳中亦稱良土其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

言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

七頃也既知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

曲示耳保命君告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

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住處也會登

其地依說觀望自可領畧粗知其處若為仙

真度世及種民者無患不自然得至苟其非

分徒攜手築室必當諸方不立趣使移去耳

悠悠凡猥勿承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

此強欲居之也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

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

真告

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

也按今呼為柳谷沂者其源出小茅後田公泉而西南流至述墟首入大沂陽谷沂者

今無復其名而長隱山岡後有小沂西流南折亦會述墟首又父老云陽谷沂源乃出中

茅前大茅後數川注合為一沂出山直西行北轉亦會大沂論兩沂相交之內即是此地

大畧東西不得極正故兼以左右為言但今之所云二谷不知即是昔號不雖有耆老相

承傳譯漸失兼沂源廻異不必可指的為據也上古名此山為崗山

孔子福地記云崗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

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為崗者亦金壇之

質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按今

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鬱崗山山即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

為死地崗亦粗有彷彿又見其長而高益呼為長隱隱音於觀切其言可隱障也此崗山

雖多細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間甚有可住處義興蔣員芻等今並立田

舍於崗下近去長史宅四五里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

陵養真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堯水東

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

洞臺之幽門恃此而彷彿耳右弼王王真人受令密示許侯

此即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為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擊趙於長

平一日坑殺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酷此故別引之為喻斯蓋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

真告

登矣既帶近洞天神真
限衛故能令三災不干

右前來至此五條楊書

按前一篇今云五條失其段落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

是句曲山之洞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

華陽之天

傳中所載至第十天并及酆都五嶽八海神仙遠方夷狄之洞既非

此限並不獲疏出

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

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

此當是至大山頂為

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乎其

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墟

猶有原阜壠偃上蓋正平也

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

百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是言其質平無凹凸處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登隴阜之上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

則於天為下耳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

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玄空之中

按諸洞天日月皆各

有此名亦小小不同蓋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便有出沒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崖畔了不得窮此小天邊際殆可捫觀日月出入則應有限當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

知其形若大小耳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

山今

南大洞卽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柏枝
 隴中北良常洞卽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並不
 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阿口從
 此入至洞天最近而外口甚小又以石塞之
 事具在後則西便門亦當如此正應在今所
 呼作石墳處也柏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真門
 外亦不開此三門精齋尋之自可見爾今南
 便門外雖大開而內已被塞當緣穢炁多故
 也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真仙人出入都
 不由五門皆歛爾無間設此門者爲示是山
 洞體製或外人應入故耳 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
 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人卒行出入者都不
 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
 之光旣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

交橫風雲蒼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
 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罔

也世人採藥往往生誤入諸洞中皆如此不便
 疑異之而未聞得入華陽中如左元放之
 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
 出亦恐不肯復說之耳 句曲洞天東通林

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
 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
 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
 渡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
 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

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

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

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

東南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峨嵋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至潁川間便應徑通王

屋清虛天也元放當是為魏武所逼後仍來後真受乃云清齋五年然後乃得深進內外

宮耳三種芝恐是下品者也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

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壁兩雙入地七

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埒處李斯刻書

壁其文曰始皇聖德章平山河巡狩蒼川勒

銘素壁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

玉璧不但句曲而已從此後墨書皆定錄真君受以告長史掾寫本

前紙所失恐非起端語尋埋壁時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真人無所隔蔽

矣按傳所稱即是登山時但云一雙為異或應二字雙壁之書亦如禹山所刻作篆跡也

今尋檢其處亦可見石蓋亦殊自小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

良常山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

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

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藉柯度梅渚過丹

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至西百二十里

從峽中度上會稽祭夏禹望于南海而立石
刻頌秦德於會稽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
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群
官饗從駕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
自今已往良為常也爾乃群臣並稱壽喚曰
良為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鐘萬聲齊唱洞駭
山澤讚樂吉兆大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
良常之山也良常之意從此而名檢外書始
皇三十七
年正月出游雲夢丹陽浙江上會稽祭夏禹
望南海刻石紀功還過吳渡江來並北海至

瑯琊至平原得病七月丙寅崩於沙丘九月
葬驪山如此之時皆未有瀆卽是從延陵步
道上取句容江來路仍過停饗設耳非必故
詣句曲所以止住山北邊下處遂不進前嶺
且於時亦未驗此山之靈奇祀璧之意者為
通是望山設所以中君云所履山川皆祀以
玉璧也夫號從主人名由地表小君以漢成
帝時受紫書云治于良常北洞蓋由因此成
稱也又檢始皇崩不發喪令車載鮑魚以亂
烝此應夏月中如外書所說相似今依傳言
乃是三十六年十月建亥之月為秦正月為
出游是至雲夢耳不爾則是三十八年秋崩
也未作秦曆不能得定癸丑
是何月中比別更詳正之
王莽地皇三年
七月戊申此七月二
十四日也遣使者章邕賫黃金百
鎰銅鐘五枚贈之於句曲三仙君王莽制金
為貨名鎰

形如錢無孔重一兩直錢一千百鎰則百兩也光武建武七年三月

丁巳此三月二日也遣使者吳倫賫金五十斤獻

之於三君今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培上

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則今小茅山積石上最高處是也此二

事不顯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修守丹

陽句曲真人之廟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鶴在

祈禱靈驗因共立廟於山東號曰白鶴廟每

饗祀之時或聞言語或見白鶴在帳中或聞

伎樂聲於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

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為祝逮山西諸村各各

造廟大茅西為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為述墟

廟並歲事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為西明所司

非復真仙中茅山玄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

僚屬矣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培上

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

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

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

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流水東南近下有一

長澗西南近下亦有小水渡嶺南隱居住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窮而水色不甚覺赤耳平處可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為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請以合爐火九華丹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
 為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
 索有水處為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
 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
 下麓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此即隱居今所住東面一
 橫壟也此壟純絕石石形甚瓌奇多穿穴側
 傍盤紆下深乃有無底處屢投脆物在中間
 玲玲之響久之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真
 仙所投也西南有大石壁聳而圻開內有洞
 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乃颯颯有風外數
 步便有一湧泉冬夏清流即下解所資近外
 澗口又有一湧泉水勢乃駛上者冬溫而夏
 冷今正對邏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

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弱灌
 注無窮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亦別開
 決作東流用之又渡此嶺東南有一石穴水
 東流極好其處隱障甚可合丹即後所云菌
 山之前也正患去徑路近車聲人響殆欲相
 聞今若斷此路不復聽車聲人行便是第一
 處方當思為其宜茅山住止惟有隱居今所
 住及南洞口長史宅處乃極好所恨迥曠且
 此一山通無虺蝮毒螫時有青蛇都不犯物
 虎亦甚少自古來未聞害人山居不問道俗
 皆少溫病山德寬容不到險阻但恨無青林
 冬夏常鬱如東間諸山耳自隱居往來煥養
 成秀於形望大好山出好木并雜藥絕宜松
 柏而本無人植不容自生今亦分布歲種之
 耳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
 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

青童君曾乘獨颿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
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
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爲靜舍乃佳
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
正當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此石是安息
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爲天市盤石也玄
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
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
窻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

玄帝時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
璞石以填洞天之中央玄窻之上也東海青
童君曾乘獨颿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
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
四面以鎮陰宮之嶺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
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爲仙人市壇是其
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也青童颿輪之迹今

故分明

句曲之山諸記說今悉分明唯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迹而言隱

量正應大茅左右而踐行不見其異處或恐爲土木蕪沒所不論耳按保命趙承每登壇

長嘯風雲立至此則不應在小處長見雲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陰此或當高而陰故也夫真人常御九龍左驂名颯右服名歛既履山頂故指乘其右驂今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治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為颯輪迹乃無埋没石壇既未顯金寶亦難測所埋又疑洞天中央玄窻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邑人耆老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尚未得窮歷踐行而况悠悠之徒令其究竟之耶所以未得遍履者患於無良侶可同登陟之艱獨行又覺踽踽是以遂爾淹稽常所耻恨比日方負杖孤遊庶當委曲所聞所見耳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

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衛之此

盤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

此即洞天東門也隱

量乃可知處自未敢輕索入耳前傳云洞宮出土上計十三四里許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門者是近山下已薄而門勢又未平計入門復應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明者此為內光出照不必關外日者也

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

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填穴口但精

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祝
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

左慈復何人耶

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柏枝確石穴中此確小穴甚多

難卒分別必須精感得開乃可議入去二日者謂十二月二日依傳說年有兩日恐三月

十八日誼譁雜開非專請之宜故也左慈以成仙人質見易於凡俗所以三月清齋便得入

洞長史雖擬分高邈而形識猶昧豈可相比此語是欲相獎勵耳長史後答亦作此意仰

也

酬之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

是其日上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

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

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

三君自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

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

按中君書云常以二日登山延

迎請祝即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屢有正月中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遠

近畧無來者唯三月十八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

之衆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覩神真者乎縱時有至

誠一兩人復患此誼穢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乞恩無因得果矣唯隱居所住中

巖禁斷清嚴得無遊雜既去

良常山西南垂

有可住處是司命往特別宅處也亦可合丹

司命初過江立宅於此以自蕩滌質對神鬼
 今按垂之為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
 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言如是邊際此正
 應在長史宅後大橫之西今父老相傳乃言
 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薄處言是
 司命君故宅耕墾至肥良多見磚瓦故物似
 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穢犯君此審是則宜
 言中茅之西不應遠舉良常大都真人語自
 不正的遇所引處便言耳昔時山下遠近諸
 處長林榛芳遮天蔽日無處不可隱密即今
 斫伐耕稼四通九達山中亦皆顯露時移事
 異不復可准乃言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
 來漸劇耳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

如竈形竈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

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
此處今亦存但無復有寄生曲樹耳

亦帶北洞流水其左右並近大路**洞口西北**

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
此今

中以土多荒蕪漸近村埭並不足復居昔時
 言去縣小近往來為易又近洞口所以屢及
 之耳外靜舍當以俟游賓從憇止非自住修
 行之所益知是欲相近之意也顧居士所撰
 本此中向近所標精舍地一篇今視掾書者
 不以相次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前耳此後
 長史答書道西北地危仍次菌山不
 酬金鄉至室語明知本別受之也

句曲之

山有名菌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

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

欲服金者可住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
人今

不復識呼菌山者尋此山形當如菌孤立亦
 或是困倉之困形如困也按大茅後長阿積
 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獨秀如博山鑪且又近
 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多石及樹木但金
 之所在指一兩處亦難可尋索唯啟乞垂賜
 所不論耳意欲營轉鍊之事亦指此山前臨
 長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勢
 若基構有期當更宣述耳
大茅山有玄帝

時銅鼎

古鼎字

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

在山獨高處入土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

玄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

此亦當是移安息石時所

埋也今最高處乃多石每吉日遠近道士咸
 登上燒香禮拜无復草木累石為小壇昔經
 有小瓦屋為風所倒尋古來帝王並重鼎器
 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烹飪熟

成萬物兼自能輕重神變隱顯故也中君後
 答云鑄羽山之銅以作之諸有洞天之山皆

爾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

口處乃佳當小危不安耳

今近南大洞口有
 好流水而多石小

出下便平比世有來居之者唯宋初有女道
 士徐漂女為廣州刺史陸徽所供養在洞口
 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為高潔物莫能
 于年老而亡仍葬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襲
 住于今尚在元徽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
 居至齊初乃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
 為崇元開置堂宇廂廊殊為方副常有七八
 道士皆資俸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
 依約周流數里解舍十餘坊而學上道者甚
 寡不過修靈寶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
 來洞口住勤於灑掃自稱洞吏頗作巫師占
 卜多雜浮假此例亦處處有之大茅東西亦

有澗水有晉末得道者任敦住處合藥竈塘猶存今有薛彪數人居之又有朱法永近小山上快矚眺而乏水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

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盤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巨億埋銅器於此于

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

存无知其錢銅處縱有彷彿亦不識尋視此山明地高下墩澗不似經墟村住處恐歲代

久遠勢迹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

書此乙丑所受則長史往年書是甲子年中按答云直置書於述墟朱家靜中則非因

華僑楊君送之也三月一日書云今當墾赤石田日

為往來之階亦竟不就爭也復云豈可遐棄

坐觀存沒哉此道自決亦真之精誠也心不

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塘食澗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為田十

餘頃長史昔意欲避形迹因作田之階得數處望靈山而遇早塘壞竟都不齋而有書云

齋戒也此亦有答明辭奏不可輕妄動靜必皆聞徹矣八月八日書

云謹操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目接

溫顏耳聆玉音此語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

書具至心可勤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

真告

又書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

司命常住大霍之赤

城此間唯有府曹耳其位有高卑故不宜共

作辭啓二君雖同居華陽而官府各異不得

同紙凡書奏不如口啓吾等已自相知之厚

於此可具鑒其儀格耳

薄書疏亦甚為班班欲停之如何

此是長史輕脫置書

於他家靜中而去恐方將人到又致漏泄真

靈慎密故有此語欲戒試其心事耳長史後

答此言亦此書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掘壞

殆為巧便

靈山爾之罪大也

恐俗人貪狡之徒知此金寶處堪能鑿掘則事由宣

泄此罪真為不輕非但爾時教戒亦傳貽無窮將來諸子咸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

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

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掾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

此乃應是墟字而由來皆作虛字即今之山西

村名也閑耆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

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

答今故在此山非為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

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

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

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

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撰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

也包公是鮑靚句容人悉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蒙示傳記是乙丑年初矣告小

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玄掖門入

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

之別光為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

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官屬正二仙

君兄弟復有地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為直

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

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

不二人為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

處愚昧冒啟懼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書無有當復是別受

今更重問并洞中事定錄又答有後也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

由於此也今之孜孜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

靈所置唯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

為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

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為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

而竟無所立也不審玄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

不及願告

顓頊木王故號玄帝外書亦爾長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在後

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

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為

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悞

遲

有如此教示而不速求游關一何可恨所以眾靈每勤勤引勸

告大茅山

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

見啓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

吉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寔鑒照

此道南面之東

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

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勗之

言恩念下逮益令欣慕

傳上亦載此事

告良常西南

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

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

舊宇高樓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

量求處臨時告悟

傳上亦載此事其陞湮沒難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

告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竈寄生樹

如曲蓋為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

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愚意本自欲立

內外靜舍輒當疇量在宜亦不聞立此外靜

壇歷然相傳乃言掾於此壇化告茵山至佳

遜也每往拜視輒感歎纏心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

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學日

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啓質中君書云五古昔臨去埋金

不道司命長告大茅山有玄帝時銅鼎在山

史此答誤耳獨高處入土八尺許此帝王之所△△二字闕失

噐疏示後生益增稟厲承下亦可以立靜舍

感備告悟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擬

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拜

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述虛此猶是前村徐汎家

尋家信見報云得應言未可登山便承此而

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愚心鄙近亦以

肉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

聽得蒙省察辭與事違悚息而已長史玄挺動靜聞徹

厝辭所向便已關奏蒙報或是得楊君所傳者徐汎家今猶存後所云徐偶即應是况後

所以知井宅處亦云其昔占赤石田利近山

祖曾為長史門生也下為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遇天旱佃不收

塘壞穆尋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為息懷今

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

安耳此田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瞻

北洞口遠耳此田雖食澗水旱時微少塘又

難立不知後當遂墾之不今塘尚決補築當

用數百夫則可溉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

亦於此隨水播植常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

兼為百姓之惠也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

之興所以運達意旨既蒙眷逮親奉觀對司

命君二仙靈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復

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蓋不欲停

之辭故引以

面觀於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

得道今在何處肉人喁喁為欲知之葛既鄉

及問此條亦有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贍治用

白牋次第如此歲乙丑此一行本題紙背

音釋

地肺即肺字方廢切噉音綬澶音甄免辟避隱躡

當作巉嶙垓音代壅音嶮音迤音罡俗岡北

山高貌 邛音垠音汧音柳字書無此字似當

真告 卷之二十一 二三

號不即否字辟音壁除墟之亦切凹凸上烏交切

下音歛音忽暴翦鬱上音翁培本作坎陷烝

古氣飗音標駛音史馬並北海上音瓌奇上

回切通作脆本作脆邏郎佐茵山上音虺蝮

音卉福毒螫音釋蟲焮燒之名歛許勿切當

也踣音矩獨確音龍注磨也義似未上要音

俱作芳郎得切按注蘿芳香菜也義似未安

累石上力委切本困倉上音鉉胡犬切飪音

也大熟填本鎮墩音敲一作境堅土也按此應

狡音絞靚音淨連不方九切與顛頊音專旭帝

差易上音厝本作措喁喁魚黑于敢切

辨訛

第五葉第十二行小字注長隱下山岡二字

世本止一崗字而藏本誤作二也

第十九葉第三行云從前良常來凡二十一

條今按第八葉第十五行良常北垂當是

起處耶第自稽神樞來皆總叙成篇條目

已紊不可辨矣

真誥卷之十一

真誥卷之十二

梁華陽隱居陶弘景造

明震維居士俞安期訂

稽神樞第二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旻
衰頽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
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
恒願真人稟受要訣仰接容景親奉徽音夫
勤未上徹精未廣釐真要之騁未可豫及也

後漢書云吾發自玄授金闕素名跨邁世迹
超登清虛何玄標之渺邈竒洞之淵遠哉欲
克已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末
書云廁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閬圃東
遊玄洲不爲邈絕求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
爲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倭五靈亦復至耳
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真是以雲車靈轅相適
猶遐昔曾軫華僑依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蒙真降矣蓋應會
敖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苟有分無志申公

所病遇至不爲覆水始惋是以古言有云逢
時不邁山客抃粲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
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清全矣於焉騁逸松期
回輪紫清靈觀四響玄音合唱玉振雲奏不
謀而和可謂祕道藏珍真暉之上挺也子建
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書似是裴君言且楊書此

亦不與後玄帝相連恐非中君答也又長史此四字本今並不存矣

玄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
德號顓頊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項身陶七河

之津是爲玄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監衆神以
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輦
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
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
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丘皆
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
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
此所謂玄帝也

此後並中君答前所諮問四
條事復以闕上紙也說顯項

與五符語正同五符
唯無埋鼎一事耳鮑靚靚及妹並是其七

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爲
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令福建於靚等
使易世變練改氏更生合爲兄弟耳根胷雖
異德蔭昔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
主者在洞宮中靚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撓
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
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饑之
德故令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
尚仙真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

非徒爾而得之者矣

此書時先生誠事未授所以論及子阿功蔭也

鮑亦通神而敦尚房中之事故云撓滯後用陰君太玄陰生符為太清尸解之法當是主者之最高品矣緣運事乃如此 問葛玄玄善

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僊

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

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

黃子陽郭聲子相隨

葛玄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即鄭思遠之師也少

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為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便是地仙耳靈 左慈今在

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

色甚少正得鑪火九華之益

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即葛

玄之師也魏武父子招集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建安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即小括蒼山在永嘉橋谿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第猶下者並不聞三品 句曲有五門

有心立志清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即得得

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

所作闊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

疏亦復泰盡邪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

爾又當先呈啓司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
曲者吾乃敢言之耳此自是司命之別宮吾
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也

按後所論諸官僚人物當是已爲啓司命乃具得受說之耳且右定錄後書答長史所問訖此從玄帝來凡五條並楊書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真總括吳越之萬神
可謂道淵德高折衝羣靈者也賈玄道李叔
升言城生傅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玄
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
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

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
學至勤並得真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
此所謂地真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往
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

不慎乎

此四人隸司命主察試學道者所以長史有書與賈賈即呈司命司命亦答之並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書周威王即應是六國時威烈王也于時雖未立河東郡而即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將軍或應中郎將也

此紫陽真人六月二十日受

右一條有掾寫

七月十五日夜茅中君受書與許卿即長史也後當

為上清左卿玄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

自分必能鵬飛辰阿雲扇靈元高振玉宇攜

轡秀真可謂邈乎其竒落絕之視也於是洞

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鼓草無瓊金

之流嚮雖淳光正明動回五象固乞屈之夾

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絳卿司之至念紆蘭

真以盼汜邪然鑒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興

詠事外迹亦並而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

善建重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

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盛頌下風矣

弘之而已此是受前書後一月日復受此猶論答欲見洞宮事所以有後說也

善建重離之明如似指魏傳青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應既已稱俯玄仰白在瓊刃前則

此別當有義況也

右一條楊書

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

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

保侯禁保侯職主領應為種民者今洞宮自二君以下

真告

便次此三
職爲大矣

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昔用韓崇

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
屋仙人王瑋玄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
而修之大有驗瑋玄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
出身仕宦無妨仙舉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
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
界遷汝南太守拔書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
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
近郡二千石妻當會園陵而崇獨居清素妻

忿崇哭泣詔問其故太常馮奚答曰汝南太
守韓崇清苦遠尚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
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竒博有君
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
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
耳上竒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
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住孤獨老
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
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洽著舉天下

最年七十四瑋玄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

霍山受瑋玄遁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

洞中為左理中監漢書所載事迹亦略同而置辭小異耳袁安字邵平

初為縣功曹被舉歷仕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即袁紹高祖也晉世又有馮奚亦為太常名

位同耳韓既隱解必是託尸今晉陵上有韓冢崔巍高大從來相呼為韓冢疑如桃君或

即是此虛壙而世呼云王瑋玄是楚莊王時

侍郎受術於玉君若春是春秋時楚莊王者疑侍郎之官不似古職而漢

楚王又無莊謚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今有劉翊字

子翔者居之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

大富常周窮困為事好行陰德密惠陳留張

季札當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

與語不示名字即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

非一人矣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

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

死恤窮損已分人行達陽平遂遇馬皇先生

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

之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

也爾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自搏少好

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

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為定錄右理中監漢書

云翊字子相穎陰人家世豐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為惠會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敗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相也後故到穎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河南种佛臨郡引為功曹後黃巾賊起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死亡則為殯斂鰥寡則助其妻娶獻帝遷都西京舉上計掾爾時道路寇阻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上嘉其忠勤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又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

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仍又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故知飢困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眾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說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得而翊義亦是相相作息亮切音二者未詳孰正馬皇出列仙傳黃帝時馬師也 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

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

時作徐州縣今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

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

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

道今在洞中為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

叔通受術於青州徐從事仰觀乾象以處災
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正遷洛陽市
長如此亦為小異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
並有天目山或即是也慧車子無別顯出

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

此即同乙丑年所受

云北河

司命項闕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
人少為郡幹佐末負笈到太學受業明經術
災異晚為交阯太守漢末棄世入增城山中
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增城得
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
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

官之考罰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

宮中節度桃俊字翁仲者也

漢書無此事今冢在錢唐臨平

墳壇歷然苗裔猶存鄉近時聞犖角之響故
人不致敢侵毀之皆知呼為桃司命冢錢唐杜
徵士事京產先與隱居共有詩詠以贊
述斯德別在集中幼平亦無所顯出張激

子當為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

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字太傅

袁隗歎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

皆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

入剡山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

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雲水強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尚書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共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祖歆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徵命不就後爲議郎參丞相魏武軍事甚見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諫議大夫趙郡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說名字翻覆大異承與奉乃相類而非袁壻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事迹恐多是冗也魏書王

修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止張奉舍奉舉家病修營拯之按張範兄弟乃嘗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爲疑也山圖公子出列仙傳中候夫人

所道尋洞中事皆二君所說如此兩條獨是中候夫人者當本是東華中職察故也

我聞易遷中人竇氏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

似有所擬想當審爾竇氏即瓊英也似有所擬者當是長史故中君

受云北河司命方驗也恐受業高後定保命不復爲此職然主領種民事亦相符

府多女官司三官官屬有七人四女三男明

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

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關之耳明晨侍郎周

真告

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為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暢

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篤某帝時為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萬餘人應時大雨位至光祿勳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

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

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為侍郎耳朱寓沛人桓靈

時入後後同黨人之例李膺杜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明晨侍郎夏馥

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术餌和雲母後

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真

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

時被公府辟召懸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

高邁如此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圍人少為書生桓帝時舉直言不就性質

直不同時黨為閹人所疾陷於黨錮之限避難乃翦鬚髮變形逃林慮山中為人治作後

還家杜門不與出人不與人相見黨禁未解餘數
而亡赤須子出列僊傳桐柏即右弼王

人不能一二道之例皆取平貞正直體隱神

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前云有七人今唯說二女一男

右保命君所道此當是接中候告後乃言之童初府上帥

用劉文饒文饒者弘農劉寬也少好道曾舉

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

口無疾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

父母焉後為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

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恒憂心如醉且使奴

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晏乃還臥於閣內

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為死狗罵畢即束帶

來入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

耳願見哀恕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

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

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鑪

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

侯主始學道者後漢書云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父名崎順帝時為司

徒寬為人謹厚常行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言解駕牛與之步歸頃有認者得

真告

牛而送還慚懼寬乃謝遣之桓帝延熹八年
為南陽太守恒用蒲鞭靈帝嘉平五年為太
尉嘗於御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
答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耳嘗有
客來詣寬寬遣奴市酒迂久大醉而還客罵
為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恐自殺語左右
曰此是人而罵為畜產為辱孰甚故吾懼其
死耳後封逮鄉侯六百戶中平二年亡年六
十六贈車騎將軍特進謚曰昭討侯子松嗣
按此說復為同異故詳載之青谷先生無別
顯出凡此諸引教仙人恐皆是
下教限不爾則不應得輒然

華陽中事當

更示爾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看洞中
時或有龜山賓共集高會真仙之日寧可暫
登伏龍之鄉以禮拜於靈岫邪可示許侯令

知之

此亦應是中君仍前十二月一日言也
東宮上人即青童君龜山賓即西王母

上卷亦有此告令登伏龍以望山禮拜伊昔
異乎陟嶺非必以近易為言恐當宜然也

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

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

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

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

矣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枯木尚能生紫華

濯甘津況三秀之靈阿五芝所播植而不能

數恭山岫洗拔滓穢者良可悲也世人所以

儻此一字非真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

耳豈異邪昔有劉少翁曾數入太華山中拜

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日得見西嶽丈

人授其仙道禁山符有西嶽君西嶽公不知是此丈人邪昔有一

人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

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

法此人見在中嶽得道河侯河伯故當是兩神邪左慈初

來亦勤心數拜禮靈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

外東西宮耳前云三月便得進與此太殊恐以深進為異也學道當

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清虛真人步深幽當如

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世遠傳未出其捨家尋學事在識書即尹

公度弟子已得為太和山真人清虛王君紫陽周君各自有傳建志當令勤

研神令虛所為所作當令密青童戒南真亦云學道唯須勤

密勤即晝夜而勿怠密則非我而不知今中君復說此實為至論可謂一言以蔽之右

定錄君所道使疏此一條又夫望林者豈不

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謂瞻之

在前忽焉在後長史妻既已在易遷為長史今眺望林嶺豈無羨想之懷

昔自謂勝之今翻在後蓋以勸激長史之辭也

右南嶽夫人言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

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為董卓將後攻

穰城被射死即張繡從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不知出適末

李惠姑齊人夏

侯玄婦也

玄魏末人與李豐俱為晉文王所誅不知婦亡在玄之前後李豐乃

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

也

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為驃騎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郡不爾則

乖鄭天生鄧芝母也

鄧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為劉禪車騎將

軍後行見媛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

此數女子昔

世有仁行令問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

舍真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

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宮

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

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

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其岷山丹服得仙

黃瓊江夏

人字世英漢順帝時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父名香章和帝時為尚書令救活千餘

人瓊子琬司徒太尉為李權所殺夫人亦不知出適末今此諸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母

蓋各取名達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福所及也舍真臺是女人已

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

前云八十三人

止是易遷耳含真既為貴此二宮盡女子之勝當須遷轉乃得進入也

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

也其男女名氏又出後計與數人共止最於

鄧伯苗母相親愛餘亦厚耳伯苗母即鄭夫人也設牀

待靈誠孝子之長想也計亦已為其兒作惠

益也計前與爾杯布殆相與為贈當往洞室

之際耳仙官有禁不得道實故假以他惠也

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寢令精氣之往

有所棲者也可密詣其兒道如此此今告掾也其事皆

有指趣不容顯注之

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掾寫注之一卷相隨

音釋

累力委切諮本咨倣音效嘿同涂同有分扶

切下音彥弔音抃音填同靚音淳音絳音

也音盼上汜字下音帀即感頤頰上下百陌切瑋

音偉音去不與方九切搏音種上穉音冲下隗

音皆在詣切剡音妻音寓本宇音闍音淹

真告 卷之三十一 七

錮音固

滓阻史切濁也

僂音穢參雜也

識楚譜切凡識緯皆言將來之驗

穰音穰

驃騎上音票

媛與猿同本作媛俗作猿

辨訛

第二葉第十二行北巡幽陵句世本巡字作

逃下注云此應作逃字今直去注改逃字

第四葉第十三行右定錄下十二小字世本

別起低一字作大字成行 又從玄帝下

十小字復別起低二字作大字成行

第九葉第十一行十二月下十一大字八小

字當別起低一字成行 其下云北河司

命當別起云字上似有又字

第十葉第十行鍊桂法句桂字世本作珪下

注云此非玉字者則應是桂字今直改桂

字而刪其注矣後多此類

第十一葉第二行中候夫人下世本別起低

一字成行小字疏其下

第十二葉第六行雲漿法句漿字世本作醬

下注云謂應作漿字今直改之 又第十

三行右保命君所道及下小字當低一字
成行 又童初府當別起

第十四葉第十一行豈異邪句邪字世本作
也字注云謂應作邪字今直改之 又十
二行西嶽丈人句嶽字世本作嶽下注云
謂應作嶽字今直改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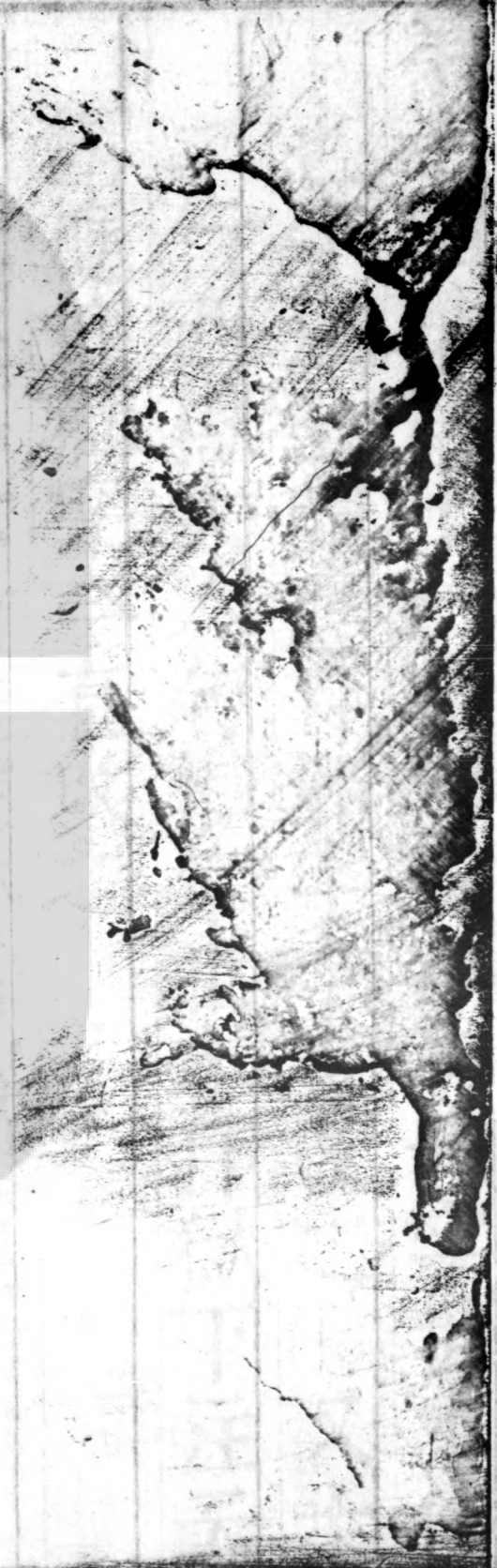
第十五葉第六行夫望林者當別起

第十六葉第一行東廂中句廂字世本作相
字注云謂應作廂字今直改之 又第十

七行欲設牀寢句世本無設字欲字下注
云疑脫設字今直增之

真言卷之三十三

成行 又直



二 深淵 字今直

十 谷 字今直

本 字今直



四